

在现场

做寿

文 / 吴翼民

江南人时兴做寿,人只要过了四十,每逢整五整十,过生日大抵都要做寿,又有“做九”不“做十”的习俗。然而在四十年前,常人要想像模像样做回寿也非常之难,一是物资匮乏,二是做寿这样的事似乎有“四旧”中的旧习俗之嫌,于是只能无可奈何,草草了事。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做五十大寿,想挑回寿面,连像样的面浇头也张罗不起来,连副食品都得凭票证供应,尤其是猪肉,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而它又是必不可少的,母亲预先留下心筹备着,将肉票积聚起来,与亲戚朋友们调换下个月的,再积聚,调换再下个月的,好歹积聚了两斤多猪肉的肉票,再掺和着别的副食品,总算给父亲挑了回寿,给左邻右舍也送了寿面,只苦了我们这些孩子,连续俩月尝不着一丝肉味,偏偏又让我们给邻居端肉面,面上带着笑,心里异常苦涩。也就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祖母因病去世,她老人家临终最惦念的食物竟然是现在最常见的生煎馒头和干层饼。

斗转星移,世事纷纭,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日子突然滋润了起来,一夜之间,票证统统取消,从前稀罕的鱼虾肉蛋奶之类都渐渐供应充裕了,江南人又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做起寿来了,先是在家里堂然摆开寿宴,给邻居送寿面,继而到面馆里买一摞双浇面、三浇面等花色面的面筹子,给邻居们一分发,请大家伙到面馆里吃面庆寿,同时还发寿团寿糕;眼下就索性到酒楼饭店设宴做寿了。以我所在的无锡城为例,如今小辈们为长辈设宴做寿已成为一大时尚,一年四季许多饭店的门首都有“某某寿星七十大寿”、“某某寿星八十大寿”、甚而还有做九十大寿、百岁华诞的,其频率已经超过了办婚宴喜事的。也难怪,如今的人是越来越长寿了,钱袋越来越鼓了,晚辈们也越来越多孝顺了,如果谁临了七八十岁不热热闹闹庆一下寿才有点不合常情呢。

其实做寿也有点与时俱进的意味,当物资匮乏时,向往物质,当物资充裕了还要追求精神。十年前我年届花甲,与旧时的老同学不谋而合,合计着来个集体做寿,一起来个旧地重游,登上了学生时代远足去的一座山峰——穹窿山,望故乡日新月异的巨变,叙各自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变化。晚上寿宴上,特地从美国归来的一位同学赠予每位同学一条项链,让我们当场给妻子们戴上,寓意是花甲之年重温甜蜜的爱情,从头顶品尝美好的人生。

无独有偶,前些年我的一位朋友乔Q大姐做七十大寿,没一本正经去饭店办什么寿宴,而是包下了市中心的一座戏楼,举办了生日演唱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凡有才艺者都可一显身手、上台献唱。当然,她还邀请了部分专业演员和业余票友同台演唱,我爱人和岳母都在应邀之列。她们从前都是沪剧演员,已经离开舞台数十年了,对应邀参加乔Q大姐的生日演唱会很是感动、遂准备得十分投入,我爱人以一曲《芦荡火种》“办喜事”凑趣,年逾八旬的岳母则拿出了早年成名的赋子板《女看灯》,百余句唱词居然滚珠落玉、一气呵成,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事后她由衷地说,如今日子过好,心境特好,所以才唱得那么神。于是我们小辈便合计着也为她老人家做个九十大寿,然而她没能等到这一天便溘然去世。我们小辈哀伤之余决定在她去世一周年的时候用她毕生喜爱的戏曲热热闹闹办个追思会。

是啊,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空前提升,要说做寿,那才是名副其实一个“寿”字啊!

要学会另一种“智慧养老”

文 / 卓越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天下儿女的大事。但在孝敬中如果运用一些“技巧”,往往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我朋友有一同事,出生农村,幼年丧父,母亲在艰难中把他抚养成人。他大学毕业后,努力拼搏,在城里安居娶妻置业,生活安定,就把老母接来同住。他念老母操劳了一辈子,就请了钟点工,不让母亲染指家务,让她安享晚年。

老母亲在儿子处整日与电视做伴,无所事事,精神萎靡,三个月后,嚷着要回老家居住。儿子力劝无效,心中很是迷茫,就去请教朋友。一位老年

心理医生的一番话,让其恍然大悟。

朋友道,你母亲年岁不老,身体健康,忙了一生,现在突然让她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什么事情也不做,白天就她独自一人,她有“被抛弃”的感觉。你要让她“忙起来”使她处在“被需要”的状态。

在朋友指点下,那同事对家庭生活作了“重新安排”。让母亲负责拣菜,并包下了每晚洗碗的任务。开始其妻不解,同事就把心理医生的话转述给妻子。此后小夫妻俩互相配合,尽可能把家中许多“不累人”的琐事推给了母亲负责。

几个星期后,只见母亲一扫萎靡之气,容光焕发,钟点工则成了她“指挥”的“下属”,把个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小夫妻俩一见,忙不迭地躲进房间偷着乐起来。

现在,智慧养老很时尚,那就是利用高科技与智能机器人,为老年人带去便利与快乐。或许还有另一种智慧养老,那就是针对老年人不同的心理,开动我们的脑筋,善用各种“技巧”,让老年人在充实中愉悦生活,安享晚年。

我们应学会这样的“智慧”养老!在真情用心孝老中,传递我们对父母的爱!



快人快语



闲暇时光

在山区避暑

文 / 胡应轩

我的老家在浙西山区,从著名景点浙西大峡谷西行25华里,有一个当地闻名的小镇——岛石,那就是我的故乡。

虽然在上海生活已经六十多年,但故乡仍然让我梦魂牵绕。这重山叠翠,河水清澈,风景优美,大片经济作物小核桃林,漫山遍野,像绿色的海洋。从高处远眺,极为壮观。因为故乡如此美丽,退休以后,每到夏天,我都要回故乡避暑。

岛石尽管坐落在四面环山的盆地,但海拔却有500米。即便夏日炎炎,温度却不高,中午户外也就32℃左右,太阳下山以后,温度就骤然下降了,晚上睡觉时还需要盖棉被。

我很幸运。父母给我留下了百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楼房,一间平房和院子。多年来我和老伴精心打理修缮,添置了煤卫设备,生活上已和上海一样方便。老伴还从上海带来桂树、梅树的树苗种植,如今都长得亭亭如盖矣。每到八月和腊月,分别开出的桂花和梅花,芳香四溢,赏心又悦目。

我想我在这里避暑,应该算是比较称心的吧!

上海年年见热,年纪大的人抵挡不住,因此我想,上海的退休老人也可到山区租一间房来避暑。这比蜗居在上海躲空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今浙西山区新建的洋房很多,空置的老房更是不少,即便不租房,借住宾馆避暑也很合算。一套标房80元一天,设备齐全,进出自由,饮食自择,也许比农家乐或租房避暑更加潇洒吧?



苍坡溪门(水墨)

马锡麟(84岁)作



退休之后

老伴说我懒

文 / 钱红春

起嗓门喊着“我要我要”往里钻。一堆碎布捧回家,熬夜拼缝成大片,照着买来的服装纸样裁和剪,为儿子做外套,做衬衫,一针一线浸透我的汗。那时候,老伴夸我挺能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位里给我分了顶层六楼的新房一室半,装潢的事情我一人担,水泥每包百斤重,扛在肩上爬到六层楼,累得眼冒金花腿打颤。最难忘是贴瓷砖,水泥与石灰拌成的泥浆两手全沾满,指尖上全都烂成窟窿眼,一沾水就疼得我龇牙咧嘴,“哎哟哎哟”连声喊。但看着满屋生辉的新房子,再苦也心甜。说我懒,实在有点冤。

其实我不懒,满腹委屈不甘,有时也会翻翻“老账”强争辩。每每这时老伴的话锋转,说我过去勤快现在懒,还会掰着手指拿我过去跟现在比一番。初听似有理,细想不尽然。如今

退休这些年,老伴时常怨我懒。

想当初,我俩是在“进门就上床,下床就出门”的小屋结良缘。不说那时每天天不亮就要生火做早饭,烟熏火燎,眼泪鼻涕流满面,手里拼命摇着那把“济公扇”;也不说每天一早未及刷牙和洗脸,揣着各种票证上菜场,排了这队排那队,排得腰酸腿也软,被人踩掉鞋挤破筐;就说那辆“老坦克(注: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为了省下修车钱,车胎漏气自己补,零件坏了自己换。要不是那时“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断,凭我那点修车本事摆个修车摊,弄点“外快”也不难,不至于还把吃剩的骨头攒着换点钱。说我懒,有点冤。

那时的日子好艰难,吃的穿的用的都要凭证凭票凭卡才能办。亲戚的子女“上山下乡”要远行,朋友结婚要添被褥和床单,我家的布票年年都奉献。没了布票难扯布,别说做新衣,找块补丁都要满屋翻。大人还好说,单位里发的工作服一年四季都能穿,儿子的衣服不能太寒酸。那时附近有服装厂的小门店,供应的碎布不用布票只要钱,虽说那里总是人山人海挤翻天,但我还是有空就去转一转,看中适合的,就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扯

燃气灶取代了煤球炉,难道还要我再摇那把“济公扇”?如今出门就有车,那辆骑了多年,修了多年的“老坦克”早就送进废品回收站;买了新房更自在,乘着电梯上上下下只是一眨眼;有了洗碗机,连洗几十年的碗都不用烦。即便是“开门七件事”,打个电话就能送上门,连脚都不用迈门槛。老伴无言以对瞥了我一眼:“好啦,你不懒,只怪现在的日子太舒坦。”

日子虽舒坦,我也没变懒。看书读报不放松,老有所学不怠慢,上网炒股看新闻,敲打键盘给人发发“伊妹儿”,“博客”有长也有短,更有视频与人聊聊天,饭后不忘在小区走几圈,养生加保健,里里外外,忙得时间要以分秒算。不是我变懒,是如今科技大发展,社区服务渐完善,老人处处受敬重,福分更不浅。老伴哎,你总说我懒,那是过去的老观念。

老伴说我懒,其实我心里自有秤一杆,她是想用激将法,盼我再接再厉再创美丽新家园。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